

加批王鳳洲
表了凡先生
綱鑑合纂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目錄

北宋紀

卷一

太祖在位十七年附

遼穆宗耶律景宗

景宗景宗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卷二

太宗在位二十一年附

遼聖宗隆緒

隆緒

太平興國雍熙四

端拱三

淳化五

至道三

卷三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附

遼聖宗隆緒

隆緒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卷四

仁宗在位四十九年附

遼興宗崇真

道宗洪基

夏元昊

天聖九

明道三

景祐四

寶元三

康定一

慶曆八止三

卷五

仁宗

慶曆四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在位四年附

遼道宗

遼道宗

夏

夏

治平四

卷六

神宗在位十八年附

遼道

遼道

夏

夏

熙寧十

五年

正月止

卷七

神宗

卷八

卷九

目錄

熙寧五年二月
元豐八年

卷八

哲宗在位十五年附遼道宗
夏乾順

元祐八年 紹聖四年 元符三年

卷九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附遼天祚
太祖完顏
夏乾順

建中靖國一年 崇寧五年 大觀四年 政和七年 重和三年 宣和五年

卷十

欽宗在位二年附金太宗晟
西遼律大

靖康一年

南宋紀

卷十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附金太宗晟
西遼耶律太后
夏

建炎四年

卷十二

高宗

紹興元年至九年

卷十三

高宗 附金熙宗 西遼仁宗 炎烈 夏仁孝

紹興十年至十二年

卷十四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附金世宗 西遼直魯 夏仁孝

隆興一年 乾道九年 淳熙十六年

卷十五

光宗在位五年 附 金章宗遼 西遼遼 夏純祐

紹熙

甯宗在位三十年 附 金衛王 元太祖

慶元六

西遼 夏安全

卷十六

甯宗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卷十七

理宗在位四十年 附 金哀宗守緒 元太祖錢木真

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卷十八

理宗 附 元定宗貴由 世祖忽必烈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開慶一 嘉定五

卷十九

度宗在位十年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咸淳十

恭宗在位二年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德祐二元

卷二十

恭宗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德祐二

端宗在位三年 附 元世祖忽必烈

景炎三

帝昀在位二年 附 元世祖忽必烈

元紀

卷二十一

世祖在位三十一年

至元二十六年至

成宗在位十二年

元貞二 大德四

武宗在位四年

至大四

仁宗在位九年

皇慶二 延祐七

卷二十二

英宗在位三年

至治三

泰定帝在位五年

泰定四 致和一

明宗在位一年未改元

文宗在位五年

天曆二 至順三

順帝在位二十六年

元統二 至元六

至正二十七年止

卷二十三

順帝

至正十四年起二

增批歷史綱鑑補註卷之一

宋太祖 明趙國 王世貞編纂

宋紀 附遼遠紀

太祖皇帝 諱匡胤 姓趙氏 涿郡人 四世祖 肅唐幽都舍主 挺唐御史中丞 挺生 敬涿州刺史 敬生 弘殷 周檢校司徒 岳州防禦使

亦尤異香者 孩兒營

岳州 弘殷娶杜氏 生匡胤 於洛陽史馬營 亦光滿堂 營中異香 經宿不散 人謂之香孩兒營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 某

為生主 匡胤年五歲 生人及長 容貌雄偉 器度豁如 識者知其非常 常仕周 累官殿前都指揮使 掌軍政 數勦大功臣

望歸之 世宗嘗於文書囊中 得木長三尺餘 題云 點檢作天子 時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 命匡胤代之 及宗訓立 遂加檢校太尉

領歸德節度使 時主少國疑 中外密有戴推之意 及陳橋兵變 代周而有天下 以火德王都於汴 在位十七年 壽五十 崩 諡曰英

武聖文神德皇帝 廟號太祖 葬永昌陵 帝聰明仁孝 豁達大度 陳橋之變 迫於眾心 時偕國十餘 盡削平之 信任儒臣 分理郡

國 抑奪權豪 愛養民力 號稱英仁之主也 庚申 國奉節元 年宋太祖建隆元年 遼應祚十年 宋太祖建隆元年 正月 辛丑 朔 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 至陳橋 匡胤自立 而還 初鎮定二州

言遠北 漢連兵入寇 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 癸卯 發汴京 時下 諸將以出軍之計 惟內庭穿禁 不知殿前散指揮使

苗訓善觀天文 見日下復有一日 黑光厚 磨邊者久之 指示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 是夕次陳橋驛 府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

主上幼弱 我輩出死力破敵 誰則知之 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 然後北征 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 都知匡義 匡胤及歸德軍書記趙普

匡義 普共以事理 營曉之 諸將不可甲辰黎明 獄漸明 而軍士懷甲執兵 直逼寢所 曰 諸將無主 願策太尉為天子 匡胤驚起 披衣未

及對黃袍已加身矣 眾即羅拜呼萬歲 振臂之上 馬擁勇逼還汴 諸將無主 匡義進曰 夫濟天子者 當使百姓戴若父母 京師天下根本

願號令諸將禁戢 輯擄奪匡胤曰 甚善 乃攬誓 諸將曰 汝等自貪富貴 立我為天子 能從我命則可 不然 我不能為若主也 皆下馬曰

願受命 匡胤曰 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 不得驚犯 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陵 朝市府庫 不得侵掠 用命有重賞 不然 當自誅 皆自應諾 遂

肅隊而行 自仁和門入 秋毫無犯 有方面大耳者 必殺之 而太祖為點檢日侍旁 而不之覺 豈非天命之有歸乎 綱目曰 書匡胤受周厚恩 當主少國危之時 正宜盡心輔佐 以助王室 雖有陳橋之變 必斷以大義誅組叛卒 退居藩服 當如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 而謳歌訟獄之來 歸然後踐位 庶幾名正言順 而無叛逆之非 夫何受命而出 國變而返 殊無避避之意 遂居九五之尊

殆與朱金忠石敬瑭等耳 故綱目特書稱皇帝 廢周主以著其篡竊之罪

宋史斷曰 取天下者 上世以德 中世以力 末世以謀 德取者 仁漸義漬 而人不忍釋 商周是矣 力取者 誅暴弑亂 而人莫能敵 漢高祖

唐太宗是也 謀取者 逢機進會 陽施陰設 而人莫覺 宋太祖是也 夫宋太祖取周 亦因其有可取之機 而其謀得以施焉耳 何也 周世

京師天下根本 宋太祖

黑光厚

宋史斷曰臣當死忠臣入紀以來不可一日廢也范質爲劇宰相受顧命誠當與國同休戚者今劇作既移質雖知天命有歸亦當勤兵以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義正之然後引劍自刎此其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間志圖復興未必惡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

自守。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漢道歷相五朝。易面變辭。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宋初之人。心者。非范質而誰。

宋論謂戴功。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並加爵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有差。有相繼功。明目書此。無取辭。乃所以深貶之。爾。華山在陝西。華陰。陳搏。閻帝。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贈周贊通為中書令。周國以贈宋之故。主其官。終始。帝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陰。縣。陸士。陳搏。閻帝。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贈周贊通為中書令。周國以贈宋之故。主其官。終始。帝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賞。世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通仕周。為陸路都。太祖為水陸都。部則是同官。於周而均食周東者也。一以冀周得國。一以死周盡忠。千載之下。是非定于是。冊君子宜不快。韓而鄙趙哉。

宋史斷曰。太祖追贈韓通為中書令。以彥昇專殺終身不受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韓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戰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幾公天下之論。而服天下之心矣。奈何祖於目前之見。知追贈韓通之爵。而不知錄子孫之義。知不授彥昇節鉞之重。而不知正其違命之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能以服眾。而失王道之大也。雖然。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人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之。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柯維騏曰。太祖以點檢興自陳橋。石守信諸人。並改心效勞。翼贊大業。若王彥昇殺韓通。羅彥環挺劍迫范質。尤其雄者。原其心。豈真知神器之有屬歟。抑徒貪功以微利也。天下既定。太祖諭釋守信等兵權。哀恤韓通。終彥昇節鉞。得取臣之道哉。

宋遣使分賑諸州。書也。

宋史斷曰。宋主即位之初。遽遣使賑貸諸州者。豈欲是要譽於人哉。蓋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迫於賦歛。慘於行役。為人父母。見子弟飢寒。則當憂寒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主若此。可謂得為政之首務矣。

以其弟光義。即匡。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學士。○立太廟。追帝其祖考。從孫昭。實。立。四親廟。尊高祖。配為穆祖。獻皇帝。曾祖。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郊。享。冬。凡。五。年。朔。望。為。宣。祖。昭。武。三。年。一。裕。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朱子曰。宋祖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裕享東向。其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祀。然以人心之所安者按之。則穆祖者太祖之高祖考。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為生神孫。應天順人。以宣兆庶。其功德蓋不必自親為之。然後為感也。

綱目斷曰。值渙散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廟以聚之。宋祖得國之初。立太廟。追祖考。亦知渙之道矣。

宋主視學。宋主視學。見於得國之始。宋氏三百年基業。其詔增置經筵。詞學。聖賢。先聖先賢像。自為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座。瞻幸。高宮。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自此儒道稍振。起迄至開。○二月。宋祖尊其母杜氏。為

宋主三百年精神命脈擬宋太祖親

擬宋遣使賑貸諸州守臣謝表

何如太祖得取臣之道

開漢高封雍齒斬丁公與

錢何如彥昇不受節鉞

通為中書令

王彥昇終身不得節鉞

贊孔顏儒臣
謝表諸君知
為治之道

擬奉賜楊璠
等十九人及
第謝表
李筠可謂知
義

馬士負石率
荷不以成敗
利鈍為心
宋以衛融為
太府卿

宋祖得居重
軼輕之法

安善為太后。后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德。光義。光美。巨贊。濟聲。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則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作樞密使。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猶存形跡。且憚帝英厲。乃請用劄子面叙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如云。唐荆川曰。范質持廉守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宰相宋興為將校。迫脇遠巡北。面以倡率。臣蓋是屬務全軀。保妻子。宜知仗節死義。求不負於社稷。或質垂沒。履諡之戒。追悔何及。彼平生清雅博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奚訾耶。

丁湖南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質等拜相之初。詣懼太祖。乃將此禮。一旦廢滅。則作備之罪。持為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謂耶。

賜貢士楊璠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周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言會北漢師伐。宋主國澤州。今山西。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李筠可謂知義矣。書周昭義軍節度使所以見其不先。是帝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泣涕不已。筠長于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北漢主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祖。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聲監其軍。筠見漢兵稍少。而聲又來監心。甚悔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魏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帥大軍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火死。○李筠之代宋也。豈不知宋之不敵哉。雖以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帝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忠義目許放。不以成敗利鈍為心也。獲衛融融曰。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為陛下用。帝怒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山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今單州。屬魏州。府。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睹矣。七月。帝至大梁。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帝憚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甘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

柯維騏曰。宋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尤恃兵為重。其創制有禁兵。廂兵。鄉兵。蕃兵之異。而尤於禁兵加詳焉。當時內外隸籍。幾四十萬。禁衛馬步半之。又皆曉壯練習。有警則俱征。無事則更戍。統領屬之三衙。奉天子之命。而召發屬之樞府。蓋得居重挾輕以身使臂之法。貽謀信宏遠矣。然其立國之規模浸弱。以致末造醜虜猖獗。諸者歸之。藝祖罷藩鎮。兵權之在。

洛陽廟成。遣官奉還。周六廟神主居之。仍命郭祀。以時饗祀。○八月。立王氏為皇后。○以趙普為樞密副使。○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

宋主賜鎮券
安重進

杜薛獻平南
三人智氏之
豫讓

唯陽哭像之
誠

問後周忠輝
通準均李重

進議者均無
定論其三千

優考何如
擬宋以資議

為翰林學士
謝表

翰林當使宿
儒處

實係清介重
厚

翰林非斯人
不可

卻立不肯進
宋主有愛民

之心

保助嗣。○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帝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嶺輻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齎

音賜鎮券。所契以示信。今其子薛氏厚。謂以安其心。重進猶據。雖據職名下性多疑。聞有聲則環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

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周之懿親蓋嘗臣於宋矣。既臣於宋。局

拒宋曰。自焚死其親李筠書伐宋死之二人。是非可知矣。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為牙校。遂還汴。

呂氏中曰。韓通死於宋。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

人者。嘗臣漢晉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宋史斷曰。韓通李重進呂氏。許以為忠黨矣。李筠自周朝以來。擅其鎮賦。招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不能堪。則逆節已著矣。

今掛像懸壁。慟哭不已。不過借此以盡感戴心耳。豈有唯陽哭像之誠乎。以李筠並韓通相去遠也。

鄭天民曰。韓通二李之死。呂氏中舉以三人為忠而無辨。宋史斷則石韓通李重進而左。李筠皆未為定論。韓通之忠尚矣。無可議也。

重進安受中書令。又後起兵。非其本心。苟誠有為。勇報學之心。何不發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懸像對使而泣。天機觸而良心失

登。天顏鳴而宿怨冰融。長子守節之諫不聽。而軍力單弱。不暇顧謀。雖未善。其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少忤於君。而遂廢其晚節乎。後

周忠臣筠次通。而重進又次之。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清源軍令。以資儀為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

之。范質等答曰。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還。瑞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責踐藉足而

坐。范質曰。祥希髮曰。韓岸幘。斯人固卻至不肯進。帝遂冠冠帶而復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憂傑聞而解體也。

折無所統。一也。帝容辭謝之。由是封近臣。未嘗不束帶。持唐初名儒時召翰林學士。宋初使進號曰。學士。明聖政曰。翰林

細目斷曰。士大夫立身而為世所貴者。莫重乎綱常。綱常不重。冠裳而禽畜矣。實儀周朝之臣。曩固滁州之物。不應命。是以宋主重而

用之。儀射一時之利。以圖顯榮。而一身之綱常。一棄而不顧。雖有清介重厚之德。不足貴矣。綱目持書深貶之。

宋主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

止。有天下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辛酉。建隆二年。正月。度民田。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先是。潘鎮。率遣觀史視民租入。蔡景增溢。公取餘羨。帝聞之。即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發明宋主得國度民田。則所以勤恤下民。監輸民租。則所以剗革宿弊。六月。太后杜氏殂。初。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位美哉。

皇太后知社稷主計

建國家長久之計天地神人之福

杯酒釋兵權

祖義太 光美俾德昭 太祖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諸密宮人掌之

后遂殂發明太祖但知周之於初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託孤得人也使其知成王之得太祖在位二十年光義光美皆知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豈可以帝天下乎

后相傳一時目擊之見此禍之應而卒貽其子於曾桓之憂是安得為明哉

諱義曰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高后曹后向神宗孟哲宗之賢始於此

龜鑑曰慈闈一語金匱預盟十七載倦勤之後舉神器之大挈而受之龍行虎步之天子竟舜授受曾不是過劉元城嘗曰三代以下漢唐不能彷彿其萬一蓋亦嘆嘆於斯云

邵二景曰王天下者父死而子繼古今之常經天下之正義也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命啼常經傳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惟不如此其後太宗致弟姪俱不得死職此之由歟

帝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性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氏郭氏明宗李氏潞王王僧竊相踵闢戰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宋主故臣帝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既

屏幘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至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夜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令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度下欲富貴乎規以將旗所以指麾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為

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陛下宸衷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過隙如影也隙空也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疇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善不亦安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謂使死者復生而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各罷宿衛就鎮亦猶忌之過也賜資甚厚惟石守信居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矣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呂氏中曰某衛之兵騎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千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量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易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讐則勤王之師諸侯必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聲鼓必不做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度

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問宋人祖處
李漢超何如

太祖密諭漢
超

命勸謀農桑

洞開諸門
端直軒豁如
我心

宋初保常泰
官轉對

帝王保民之
威德

以趙贊為彰
武節度使
宋初遂將得
人

宋王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興元，今陝西中。○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妻者，及貧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文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王遣其女，并所貨，朕姑賞世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齊州今濟南刺史愛之。

鄭氏英曰：太祖知關南非漢超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不當，不得已而始以強詞陽責其人，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且安將之心，復陰諭漢超而姑寬其罪，不惟可以感將為善，而能使將愛民矣。豈若專於為臣，而不卹其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唐主景，殂于煜立，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煜時留建康，即金陵，今南京。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諱諱音奉表於宋，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初名從義，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壬戌，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凡六國二鎮。正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時書重國本也。○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輕重費，董其役，營繕既畢，帝生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書法臣謂其負世宗者何曲如之，謂人祖之謂也。

王敬所曰：汴京四戰之地，無高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晏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藩日有長驅之患，而河流湍漫，終宋之世，其病為劇。居子弱孫，既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而謀臣猛將又不能時時得其人，其後金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徽宗荒淫亦地勢使之然哉？故城大名以為北都，誠呂夷簡謀國之至策，即日駕幸關中，此漢高祖乃所以為英雄主也。見時通

二月，宋初詔常泰官轉對。初，北非前此例，及此，特書曰：『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明宋史。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扈者，跋扈也。』獨留大魚跋扈處而出，故曰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開奏，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帝王保民之威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民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下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太祖初興，深知是患，特詔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卒，子紹鑑嗣。其將陳洪進執紹鑑歸之於江，蓋以副使張漢思為留後。○四月，宋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漢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趙贊之功，乃趙克胤通清源之端，與

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宋主匡胤遣鄭王宗訓於皇州，以斥之。若臣之道於是紀矣。十一月，荆南屬州廣節度使高保勳

卒，子繼冲嗣。繼冲，保之子也。

宋太祖紀

太祖取將得
太祖安邊將
之心
一時應變之
權
宋以趙普
同平章事謝
表
趙普以天下
為己任
雪夜幸善家
太祖計下太
原
趙普可謂深
慮
補續復奏
刑賞天下之
刑賞
虛埃中可識
天子宰相
實則人主之
大柄
太祖大度有
容
容泰政以分
相權
下宰相一等
有何官
殿廷別設專
位
開太祖以薛
居正呂餘慶
參知政事分
相之權建官

萬汝汝駿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連即以聞乞遷其職帝從之
宋史斷曰太祖之待郭進曾蜚以為駭將得宜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察明而令嚴遵施未平四鄰多憂不
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其成功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軍校所訟皆實太祖之制又安得如是而施耶此蓋一時應變之權
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曹鞏之言安知取將之宜哉

甲子凡六國二年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
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即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惑拜迎設重榻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餘
普計下太原即名屬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憂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安將進乎帝曰
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可守帝曰以翰
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帝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
碎奏牒擲于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牒復奏如初帝乃懷平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選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且曰刑以
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夫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且起普亦隨之帝至宮普立宮門不去意得俞允其剛毅
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為言帝曰若慶堦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形狀也謂自是不敢復言
羅豫章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太祖於臣僚有功當進官不喜其人而欲勿進此蔽於私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實罰蓋合
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優游不迫則其聽之也易故訂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
明之君能勿觸躡乎吁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廢其光明也

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居正餘慶故周之驍將宋祖乃悅其才而用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相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
穀曰下宰相一等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
奏事殿廷別設專位校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唐居正呂餘慶故事知政事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殿廷別設專位校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
等恩任尚淺遂令參知政事門下司吏進正
平事以此言參知政事門下司吏進正

李氏沈曰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者陶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為對以參知政事為宰相下一等殺失之矣議者惜之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辰州在唐分為四都唐末蠻夷分據之時出題抄宋成再雄辰州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用
推為刺史再雄感恩至州日訓士兵選親校分使諸蠻以博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降附自是荆湘無復邊患因其才而治其地也太祖
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昭德貴州團練使昭德事皇子出養其禮○七月宋領利統利統所無事之智矣
漢彬州克之時潘美克彬州獲南漢內侍韓延英其言其主作燒煮割括割鬪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帝嘗顧曰吾當救

之興何如
以秦再雄為

辰州刺史一
吾當故此一

方民
道順不建歸

道順不建歸
保安三蜀之

長策
用師有名

昭遠日方諸
高勇傳死節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宋命和岷定
雅樂

一方民士方謀下蜀未遲也。
十二月宋范質卒。范質周宰相也。不能死者而又忍事二姓其不違節過賢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帝弟光義嘗稱之曰宰相中能備規

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綱目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先是蜀主日事秦

以王全斌趙崇範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其職

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乃遣趙彥韜為謀。綱目作也。蓋謂入汴。現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約。日舉兵濟河。填書。以繼為大獻

之帝久欲伐蜀而無詞。及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遂命王全斌劉光義王仁贍曹彬等分道伐蜀。且謂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

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等拒之。昭遠據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

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王全斌入蜀與州蜀兵大潰。劉光義曹彬師至夔州。名屬蜀。置使高彥俦拒之。力

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殖中。以禮葬之。綱目宋命判太常寺和岷定雅樂。特書於策。深

之樂。謂之雅樂。雅樂之聲。雅雅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裕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王詵岷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

制律呂音始和。綱目三代之音。雅雅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裕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王詵岷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

周靜軒曰。雅樂之音。雅雅中和。而奏之以享上帝。裕宗廟。為國之不可無者也。宋王詵岷改定。可謂垂情禮樂。而有帝王之宏規矣。

乙丑統德三年。是歲宋正月。宋王全斌攻蜀劍門。克之。獲其都統王昭遠。綱目昭遠等三劉光義曹彬等。遂取蜀。蜀施開忠遂五州。綱目今

城蜀主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光義等亦引兵來會。蜀主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年家宋師自發

汗。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前。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絳紫貂裘。表毛以視事。綱目蜀主北方地寒。以貂裘被

外溫。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何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喻諸將曰。不能偏及也。全

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綱目斷曰。宋太祖恩及將帥如此。宜其得死力以成功也。若蜀君臣亦皆乳口之兒。況其約漢侵宋。以發禍端。彼倖於宋。宜哉。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食。綱目社預日月。連及於日。而與之同道。則食。○三月宋兩川軍亂。時王全斌等在蜀。日夜宴飲。不恤軍士。縱部下掠

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既而詔發蜀兵赴汴。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行至綿州。蜀府遂作亂。劫屬

屬邑眾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延讓力戰大破之。師雄走死。康延澤等分道

招輯蜀人。始定。○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昶為秦國公。及

昶卒。其母李氏不肯哭。但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焉。不食數日。亦死。帝

宋置封樞庫
太祖志復出

軍中手不釋
太祖勸趙普
趙普手不釋
宋主垂情古

宰相須用諸
書人
以曹彬為宣
徽南院使
曹彬一人兼
中樞圖書衣
典勳國之常

臣中惟圖書
數卷
曹彬處沈義
倫
義倫清節過

嘗見趙普裝溺器命種碎之曰以實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一何待○宋置封樞庫而不其於民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餼饒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普割幽燕以路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其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又置議武池時臨觀之女直遣囑音突刺來貢名馬也女直古肅慎也在混同江之東即今皇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真國之部落

呂氏中曰女直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威震夷狄亦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稱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啟中和之禍

丙寅凡五國一鎮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魯邑名屠主簿奉孔子祀五紀以來焚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宣和公仁五之子也
月宋求遺書帝性嚴重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聞人間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周世宗乾德中宋主平淮甸或謂於世宗曰可兵何用之書發龍圖閣書數千卷無他物世宗並召名儒讀之方為朕作將帥封疆當務聖學則利兵趙普初以史道開纂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周靜軒曰宋主求遺書於兵亂惶惶之日垂情古典尤為所難綱目所書千數百年僅克一見不亦美乎我太祖皇帝初起義兵而即求遺書於天下謂宰相曰金玉雖貴求之易得惟古先聖賢之書精義所萃為難得耳大哉王言乎此所以應五百年之昌期而傾否為泰也歟

十一月宋寶儀卒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貌背有識語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賈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感所鑄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贖貨殺降之罪各貶其爵王仁贍等歷職諸將真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自蜀還囊中惟圖書衣裳又能載下赦免無犯帝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亂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德勅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李氏燕曰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嘗弑皆平蜀將帥也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強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二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惟圖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宋擇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唯薦義倫可任帝亦聞其清節過人因擢用之倫使吳越還請以樞密軍儲百萬餘貲飢民此活人之急亦相與者也而彬此處所謂惟賢知賢矣

愛民御將兩

五星聚奎自

此天下始太

平運亨嘉之

重啟斯文之

北治精華

宋初覆試貢

士初覆試貢

穀子名在弟

六進士匪樹私

恩文衡公器

以董道誨為

通遠軍使

太祖錄用董

呂氏中曰：太祖平蜀之功，實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曉。蓋以曹彬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曉之功，不足以贖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三月，五星聚奎。劉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戌時畢之次，聚初周顯德中，寶徽與盧多遜、楊徽之同為諫官，徽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之二十八人，徽見之，懼不與也。相見發明，運亨嘉以兆其隆平之瑞耳。宋五星聚奎，乃以應太平之治。

呂氏中曰：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寶重啟斯文之兆也。當是時，師當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宋行於西北，洛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立宋氏為皇后，帝元配賀氏早卒。建隆初，立繼室王氏為后。乾德元年，至是立宋氏為后。后左衛上將軍，建之女也。

發明宋主賀氏早卒，不書繼立王氏，亦不書而此，獨書宋氏正名，分於始也。○三月，宋初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閻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閻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遂命中書覆試，而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進士之選，匪樹私恩，特之家，宜敦素業，始開黨與，願容竊次。文衡公器，豈宜私私，自令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宋史斷曰：閻穀以一介布衣，為周翰林承旨，亦已榮矣。夫何於太祖受禪之頃，弗問弗詢，遽出袖中之詔，以自售？豈非深欲太祖見知，而冀登樞路，殿穀之肺肝，瞭然已在太祖目中矣。及其子邴登第，太祖以穀不能訓子，遂命覆試，由是穀之計沮矣。嗟乎！向使主不能察，則穀幾何不為奸佞之歸乎。

宋以董道誨為通遠軍使，初道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徵時，遊至漢東，依焉。道誨感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雲，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過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臨兵，道誨理屈，稱衣起，太祖及即位，召道誨諭之曰：卿尚憶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道誨惶恐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耶？乃是親武指揮使，拜是職，遂州近道，誨至鎮，召諸侯酋，暗長首長，魁諭以朝廷威德，到皆至。羊醯醢下酒，宴會甚至，眾皆感悅。數月復來，獲邊，道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所獲也。斬甚眾，自是夷落秋毫不敢犯。

丁南湖曰：按董道誨不知書，路達無崖岸，多方墨武，殺絕人嘗是周世宗，屢建大功，宋祖知之素矣。於是釋怨而用之，以當西夏之一面，此所以為創業之英主也。

七月，北漢主鈞疽，養子繼恩立。初，世主文通，辟劉主繼恩，再通何氏生繼元，二子俱幼，繼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帝初嘗因北漢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宗，宜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巨數十里。